

如何以“摄政王和阿姊圆房那天，喊的是我的名字”为开头写一篇小说？

阿姊和摄政王圆房那天，他喊的是我的名字。

我是丞相府的嫡女，也是这京城里风流史最多，名声最臭的女子。

1

16岁时我和威武大将军府的少年将军换了庚帖，本计划着等将军大战归来就拜堂成亲。

没成想将军却带回了个怀孕的女子回来，京城里流言四起，父亲一气之下撕毁了婚约，说要为我另择良君。

于是我在17岁前嫁给了人人称赞的贤王。贤王身份高贵却淡泊名利，他是当今皇上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母亲是先皇贵妃，却只一心做个闲散王爷，与皇上算是相安无事。

可他却在洞房夜当晚宿在别院，并告诉我他已有心上人。

我本想着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也就罢了。

没承想，在中秋宴见了皇上的第二天，贤王府里就有公公来传圣旨，迎我进宫做皇上的妃子，封为贤妃。

贤王想着借这个理由让皇上赐婚他心仪的那位，便屁颠颠儿地把我送走了。

皇上的后宫虽然很多女人，却也没有话本子里那样的腥风血雨。

每日最大的争吵就是妃嫔之间互相推脱，不愿留皇上过夜。

因为皇上是个不理事的。

我还听宫里的丫鬟们碎嘴说，皇上纳入后宫里的妃嫔都是有心上人的。

我觉着皇上虽明面上看着风光，可朝政被摄政王把控，后宫又无人愿意亲近他，十分可怜，便总想着在用膳时让人去请他一起。

摄政王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

他同阿姊的亲事是先皇驾崩前赐的圣旨。

阿姊外表看似软软糯糯，可私下里总是爱使小性子，爱捉弄人。

而我？我同阿姊是双生子。

我也说不大清我是什么性子，只是大家都说我与阿姊不一样。

而阿姊和摄政王圆房那晚，摄政王喊的是我的小字。

这事顺着宫里派去摄政王府的嬷嬷和侍卫的嘴巴传到了宫里。

皇上身边的王公公一本正经地复述时，我正坐在皇上身旁用午膳。

他每吐出一个字，我就觉得嘴里的菜少了一丝味道。

倒是皇上还稳稳地坐着，漫不经心地尝着碗里的汤羹，连个眼神都没分给我。

这皇上倒真是痴傻的。

这世间哪有男子能在听到妻子的流言时（虽然我也不是他的结发妻子），还如此镇定，甚至兴趣满满地追问细节和京城里流传的各种版本。

想到这里，我连可怜自己都忘了，毕竟我与这摄政王可从没有过交集，只愈发觉得皇上可怜了。

「有意思。朕喜欢这个版本，贤妃你喜欢哪个？」

正出神想着，皇上转头问我。

看我一脸茫然，他笑得更开心了：

「那就再复述一遍给贤妃听听。」

我有机会再见到阿姊已经是两月之后的中秋宫宴了。

阿姊在宫宴开始之前进宫来找我。她穿着绯红色的外衫，梳着好看的发髻，半分没有「圆房日被夫君叫妹妹小字」的尴尬与气愤。

反倒是整张脸红润润的，与之前众人眼里「软软糯糯」的模样大相径庭。

我想起皇上那日让王公公复述的几个版本的故事，只觉得脸热热的，不敢主动出声问。

阿姊却是一直盯着我笑，直看得我的脸愈发热起来她才说话。

「阿苓」，她喊我的小字。

我觉着阿姊终于要说了，紧张得不敢出声，就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「摄政王府里啊，养了一只极好看的雪狐。」

「雪狐！？」

「是啊，听府里丫鬟说是摄政王从西北回来时带回来的。一身的毛雪白雪白的，可好看了！」

「它的毛摸起来软吗？」我被成功带偏。

「可软了！它还很有灵气，能听懂许多话呢。」

「好想撸！」

「它在府里可会讨人喜欢了。」

「呜呜呜，想摸！」

「跟你以前还在府里一样，大家都喜欢！」

「阿姊你越说我越想摸！」

「更巧的是，摄政王给它起的名叫灵儿。」

「这名字真好听，跟我一样。」

阿姊笑着看着我。

「等等！好像哪里不太对？灵儿...灵儿？苓儿！」

阿姊吃着手里的桂花糕，继续笑着看我。

「阿姊，你老实告诉我。洞房那日，摄政王他.....他是不是.....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他是不是对那只雪狐.....」

阿姊咳嗽得双脸通红，让我更加确信心里的想法。

这摄政王可真是个失了智的！

「阿姊！那摄政王！他！他.....」

「贤妃娘娘难不成是像那话本子里说的一样对我心悦已久吗？怎的在本王的王妃面前如此激动地提到本王？」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摄政王，他穿着一身暗蓝色的袍子，袍子尾部缝有暗红色的条纹，倒是与阿姊十分相配。

我被声音惊着了，看了眼摄政王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就被吓得硬生生干咳了起来。

我忙着低头咳嗽，也不知道摄政王是什么时候走到桌边的，只感觉脖子没衣服遮住的地方有些凉凉的。

「你别吓着阿苓了！」

我听见阿姊说出这句话时有些愣住了，明明是我过去十分熟悉的几个字，可她说出口的语气却是我从不曾听过的。

我和阿姊以前还在府里的时候，阿姊虽看着温温婉婉的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她护着我。

爹娘念叨我的时候，阿姊会在一旁帮着我，说「爹娘别念叨妹妹了。」

先生说我背书愚钝时，阿姊也会在一旁帮我说话，说「夫子别怪罪妹妹，是我昨日误了妹妹温书了。」

偶尔去外祖家调皮偷吃了点糕点，阿姊也会帮我受着外祖母的假装严厉，说「祖母别冷着脸了，快吓着妹妹了。」

还有好多类似的情况，可这一次，阿姊说话的语调就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

我抬起头看阿姊，却见她是笑着对摄政王说话的。

阿姊笑呵呵的样子让我愣着想了许多以前的事，再晃过神来时，看见阿姊伸手拍了下摄政王伸出的手。

虽然在这京城里有过许多风流史，可我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却极为陌生。

我见过爹娘最亲密的接触，也不过是餐桌上阿爹给娘备了几口菜，或者是阿爹在写字时，娘在旁边磨墨，两人不时看着对方笑了一下。

阿姊这样的举动好像有违她以前告诉我的「男女有别」，可又让我觉得那么的.....自然，好像就该这样。

我恍然发现，这次见阿姊，她和以前有了许多不一样的地方。

以前她从不会穿红色系的衣服，脸上虽然也还是这样肉肉的，但很少会有这样红润润的模样。

她以前好像不像这样，整个人身上仿佛有满满的、要溢出来的轻松。

我虽想不出她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，却也明白，她这样，显然比之前更开心了。

摄政王倒也没再纠结进门时说的话，依着阿姊坐了下来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一下就没继续说话的兴趣。

只好傻坐着听阿姊继续说摄政王府上那只，洞房夜当晚被摄政王怒扔出屋的雪狐。

我这脑子里一直想着一些抓不着的念头，没认真听阿姊说话，等回过神来时，皇上已经坐在阿姊之前的位置上了，而阿姊和摄政王已经走了。

3

虽说和皇上同坐一桌用过好几次膳，可我好像还从未认真看过他。

许是因为今天看见阿姊和摄政王相处的模样，我心里也有些痒痒的，抬起头，瞧见皇上用一只手撑着脸，闭眼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我虽没见过先皇和太后，但这样看着皇上的脸，突然就觉得，他长得应该更像太后。

他的眉眼很柔和，好像也从未见过他严厉起来的模样。许是因为这样，宫里才有碎嘴传出说皇上是痴傻的。

他睁开眼时，正好对上了我打量的模样，愣了一瞬，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奇怪。

怎么说呢？像是在看一只被困在寒冬树枝上的小鸟。

「咳咳.....」皇上咳嗽了一下，我低下去的眼神也落在了他突然握紧的拳头上。

这一天真是太奇怪了。

我坐正身子。

「贤妃还需要重新梳妆吗？」

「诶？不用了不用了.....」

「那准备准备，该走了。」

之前我以贤王妃的身份参加过一次宫宴，这不过几月，再次参加宴会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了贤妃。世事就是这么无常。

我见到了爹娘和兄长，见到了贤王和新贤王妃，见到了那位小将军和小将军夫人。

宫里的娘娘大多数都以病了为由没来参加宫宴，我也因此得以坐在了离皇上最近的位置上。

我知道，皇上其实不是痴傻的，他痞痞地坐在高位上，默然地看着朝臣之间的云动风涌。

我突然觉得有些儿找不着北，下面坐着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这一生都可以做什么，或者都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

可是我不知道。

作为丞相府的嫡女，我在这京城里活了十几年。

作为丞相府的千金，我需要熟读诗书，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

为了巩固丞相府的势力，我需要与更强或者实力相当的适婚男子联姻。

我被阿姊和爹娘护着，不需要也不能想自己想要的未来。

宫宴快结束的时候，皇上身边跟着的王公公上前说了句什么，让皇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提前离席了。

宫宴那天之后，我已经连着几天没见着皇上了。

以前他虽极少来后宫，可我叫人去请他用膳，三回里他总会来两回。

可现下已经小半月了，他当真一次都没再来过。

他来不来用膳，我其实也不太在意的，遣人去请，也是可怜他在这后宫挺孤单的。可叫我在意的是，那些个碎嘴的说，宫宴那天，这宫里回来了一个人。

除了皇上和皇上身边的王公公，没人知道那人是谁。

当天传话的几个宫人，第二日起也都没了踪迹。

这真真是有些神奇且让人心慌的。

这皇宫里的事，我只是以前在府里时听爹娘提起过一些。

先皇只有三个皇子、两位公主。当今皇上是三皇子，同大皇子一样是皇后所出；而二皇子景明和明阳公主是贵妃所出；另一位明澄公主因着母妃生产时血崩，一直养在皇后膝下。

先皇的妃嫔用一只手便可数过来，加上帝后情深，嫡长子景德满月时便被封为了太子，后宫和前朝一片祥和安定。

三皇子景炆出生时，太子已经在先皇和太傅的悉心教导下变得尤为出众。

先皇和先皇后对景炆的期望，就是希望他能不受皇家事宜拖累，若对朝政有志，就辅助兄长登上帝位；若对朝政无志，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景炆从小喜好读书，四处游玩，对朝政半分兴趣也无，应着先皇和先皇后的期望平平安安地长大，立志及冠后就出宫当个云游四方的教书先生。

贵妃和二皇子也无意皇位，先皇还在世时，贵妃看淡俗世，便请辞离宫入寺了。二皇子也被先皇早早封了个贤王，得一处府邸过王爷日子去了。

可惜，几年前，太子奉命南下出游时发生了意外，派出大批人手都找不到踪迹，就这样离奇失踪了，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

先皇和皇后悲痛之余，不得不斩断景炆想要离宫云游的心思，将他留在宫墙之内，教他帝王之事，让他坐上太子之位。

在用了两年的时间指导三皇子景炆，也就是当今皇上如何治理朝政后，先皇和皇后积劳成疾，心系失踪的长子，双双离世。

景炆终究被迫斩断自己做个云游先生的念头，登上帝位，封先皇的兄长，也就是自己的叔叔为摄政王，帮自己打理朝政。

我着实想不明白，是什么人的「回来」，可以让传话的宫人消失，又让皇上这么反常。会是那失踪的先太子吗？

好奇心令我想得脑袋疼，一时间我觉得胸口有些烦闷，只想出去走走缓缓神。

进宫几月有余，我也同宫里的姐姐们一起游过后花园，倒从未自己去看过的，便叫上人打算一同出去游上一游。

整日待在自己的宫里烧着炭火，做些无趣的事，我竟都没注意，树枝上原先挂着的厚雪已经消融得差不多了。

「小姐，春天怕是快到了呢！」珍儿是我的贴身丫鬟，是在丞相府里和我一起长大的，一直没改过口来，还叫我小姐。我寻思着后宫人人的心都是散的，无人在意这些，便也懒得纠她。

「是啊.....」

「大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称朕的贤妃为小姐？」皇上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，突然开口，吓得珍儿扑在地上发抖。

「皇上恕罪，是臣妾管教不当。」我倒是难得听出他这样忍住笑意、假装正经的声音，心情莫名大好，配合地弯下膝求饶。

「呵.....看在朕今日心情不错的份上，饶你一回。」

「谢皇上！」

皇上也没再回我，却陪在我身旁，跟着我们一起游了起来。

「贤妃，朕问你个问题。」过了小半晌，皇上突然出声。他难得正经的样子倒是让人心一紧，我抬头看着他。

「你想出宫吗？」他的眼睛真叫人羡慕，黑黑亮亮的，只是其中透露的情绪着实让人不痛快，还是那种看树枝上被困小鸟的模样。

「皇上问的这问题有意思。臣妾为何要出宫呢？在这宫墙内吃吃睡睡，凡事都有人照顾，不好吗？」我移开视线，不再看他的眼睛，盯着前方冰面上的一处缝隙回道。

「出宫.....出宫去看看这世间万物，不好吗？」

我余光感觉着他也移开了视线。

「皇上说笑了，这世间万物里，最好的不都在这四墙之内吗？」

「你当真不想出去？」他的视线似乎又移回到我身上了，但又好像没有落在我身上。

「.....臣妾就不扰皇上雅兴了，这外面着实有些凉，臣妾就先回了。」

我静了会，轻笑了一声，没回答，转身看着他微微服身，接着便离开了。

4

春天果然很快就到了，皇上时不时还会来一下后宫，可奇怪的是，这才短短不到两月的时间，宫里的娘娘已经没了三个了，钟粹宫的佟常在，长春宫的佳贵人，还有承乾宫的琳贵妃。

倒也不是人没了，听说是因着前段时间触怒皇威，被皇上褫夺封号，也没有杀头或贬去寺里祈福，就单单把她们给赶回原府了。

住在三个相隔甚远的宫殿里的三位妃嫔，因着一样的由头被贬回家。

我也想要这样的好事。

可这其中缘由着实让人好奇，这三位妃嫔的大名我尚在丞相府时就听说了。

倒不是因着她们的琴棋书画有多么优秀，主要是这京城里啊，就没有能遮掩下来的流言。

这三位姐姐从小就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公子哥，且双方家里都有意换庚帖，可都在几年前打算谈婚论嫁之时被皇上的圣旨生生截断。

三位姐姐含泪入宫，几位公子哥也敢怒不敢言。

骠骑将军府的赵小将军挥别爹娘上了西北的战场，礼部尚书家的李公子辞官去了江南之地，另一位第二年还是娶了位家里的表妹，可却立为侧室，空悬着正室，惹得家里好一顿大闹。

倒也真不知这皇上是不是痴傻的，他这样让人回去，也不知到底是惩罚还是赏赐。

且不说前几日听来宫里看我的阿姊八卦说，那位赵小将军在西北战场上骁勇能干，在民间声誉极高，而礼部尚书的那位李公子前阵子也从江南回京了，就说那三位姐姐，自进宫以来，就时时刻刻都流露出「让我出去」的念头。

罢了罢了，皇上的事，谁管得着。

后花园里的花儿开得愈发好了，各种颜色的都有。天气也愈发闷热，只有早起时还能觉着些清爽的凉风。

我的小日子也过得极为舒坦。

皇上几日前出宫了，说是去了二皇子的母妃待的那所寺庙，还带着那个神秘的「回宫人」。皇上对这神秘人倒真是宠爱，听说之前就一直安置在养居殿里，现在出宫也要带着。

我每日就待在自己的宫里吃吃糕点、看看书，偶尔还会想起那天后花园里，皇上问我的那个问题。

我从未出过京城，甚至可以说，我从未走出过四墙之内。

小时候我在丞相府那个方方正正，还故意将摆设装饰弄得十分朴素的小院里长大。

长大了，我又换了一座更大的，更出不去的宫殿生活。

以前我也曾在偶尔会去的那家酒楼里听说书的人讲过西北的荒漠、江南的烟雨。

那时候最勾我的还是书里蜀地的险路。

那些话本子里的人都活得肆意、洒脱。

可不像我。

所以，我不知道出了宫墙我还能去哪。我不想回府，因为回府后，爹娘只会将我再送去另一个府。

我只能靠着书里描绘的那些个图去想。

可我还没猜出来呢，京城里就变了个天。

皇上回宫第二日的早朝上，摄政王和贤王联名上奏骠骑将军府谋逆。

皇上下令彻查。

一夜之间，骠骑将军府全府被抄了。

5

京城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，我在宫里都听到了不少。

有说皇上是忌惮骠骑将军府功高盖主的，有说骠骑将军府是记恨皇上抢亲在先、谋划多年的，还有说皇上下一个就要着手对付礼部尚书了。

可偏偏，宫里可安静了。

大家仿佛都早早知道这些事儿似的。我虽好奇，却也没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晚上外面天气有点儿闷，我只能让人在屋里堆了些冰，躺在榻上吃阿姊下午送来的绿豆糕。

阿姊有喜了。

是她下午进宫告诉我的。

她没待多久就回去了，是摄政王遣人来催的，也不知道在急什么。

走之前，阿姊问我：「阿苓，你想出宫吗？」

最近这段时间，宫里又陆陆续续有人走了。

有的去了庄子，有的回了府。

这些人离宫的事儿都没有正式的圣旨，因着大伙平时也不喜出来聚在一块，要不是听珍儿她们干活时碎嘴了几句，我竟分毫都未曾知晓。

果真啊，她们每人，都有自己想做的事儿。

其实，我以前也有过想做的事的。

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双生子都有的毛病，打出生起，阿姊的身体就一直不大好。

我和阿姊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阿姊的房间里常年传出的都是汤药的味。

爹娘对我和阿姊都极好，对阿姊尤甚。

那时我们丞相府每天都有很多人登门，各种罕见的药材也一批批往府里送。

我不喜那股子药味，因着那药味会让我觉得心里涩涩的。

如果.....如果没有我的话，阿姊也就不用再喝那些个光是闻着就让人直犯恶心的药了。

因着这样，爹娘和大夫们去照顾阿姊时，我就一个人溜去后院的亭子里看鱼。

我偶尔会在那里遇见一个小哥哥，他瞧着比我高了大半个头。

每次瞧见他时，他手里都会拿着各样的书。

瞧着像是阿爹常说的「孤本」。

有次皇上赏了爹爹一颗上贡的人参，大夫煎了药给阿姊喝后效果极佳。爹娘高兴坏了，在阿姊床前又哭又笑的。

我又一个人在亭子里看鱼，那个哥哥也在那儿看书。

「你看的什么书？」许是因为心情也好了些，我也第一次忍不住和他搭了话。

「.....」

「书里写的什么呀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为什么都不说话？」

「关于蜀地的游记。」

「蜀地是什么？」

「你听过西北和江南吗？」

「我听过江南的曲子！」

「蜀地是和西北与江南一样的地方。」

「蜀地也有好听的曲子吗？」

「.....蜀地有山。」

「山有什么特别的？」

「蜀地的山跟别处的都不一样。」

「怎么不一样？」

他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我本想着再听些故事，就接着听到有声音叫我。

「小姐！小姐！老爷和夫人在唤你过去。」

「知道了！我就来。」

「下次！下次你再和我说啊。」

6

阿姊的身体在那之后有了明显好转，房间里的汤药味都慢慢淡了。

我每日都会去后院选些好看的花给阿姊，和阿姊一起看书、吃娘做的糕点。

但我偶尔还是会去那个小亭子里看鱼。

因为有时可以遇见他，听他说蜀地的故事。

他说蜀地没有西北好看的夕阳和软软的貂毛，也没有江南潺潺的流水和好看的纸伞，但是蜀地有最美的绿色山水。

「那.....蜀地这么美，你去过吗？」

「尚未.....」距他第一次和我说起蜀地，已经有好几月了。这是第一次谈到蜀地时，他看起来有些难过。

「那你以后会去吗？」他的眉毛很浓，皱起来一点儿也不好看。

「.....会去的！」

「那.....你可以带上我吗？」

他轻笑了一下：「你是丞相府的嫡女，要带你去也得丞相同意才行。」

「我爹爹可疼了我，只要我说，他一定会同意的！」

「那可说不准。」

「你就说带不带吧！」

「.....你既想去，便带你去瞧瞧。」

「对了，我都没问过你，你为何会在我丞相府里？」

「你.....不知我是谁？」

「你又没说过，我如何得知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是谁啊？」

「下月，下月你就知了。」

「神神秘秘的。」

礼部尚书府果然被抄了。

一起的，还有之前承乾宫琳贵妃的母族，京城里有名的商户谢府。

罪名都是私通外敌，意图谋反。

阿姊托人给我捎了书信，唠叨了些有的没的，近末尾处又是一句：「阿苓，你想出宫吗？」

在房里待久了，我还是会觉得闷闷的。这屋子其实很好看，从初来时我就很喜欢。

我正想唤人去后花园逛逛散散心，就听见皇上来了。

「皇上今日怎的想起来这儿了？」

「朕来用晚膳可行？」

「可小厨房都还没开始准备晚膳呢。」

「无妨。」

皇上寻了个位置随意坐下，便闭上眼睛不出声了。

我也没开口说话，只看着他。

「贤妃盯着朕是作甚？」

「无事。」

「上次在后花园，朕问你的事，贤妃考量得如何了？」他睁开那双好看的眸子，坐正了身体，看着我问道。

「陛下说的何事，臣妾不记得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你想出宫吗？」

「这几日传的谋逆之事是真的吗？」

「你还未回答朕的问题。」

「那臣妾就当皇上是默认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皇上之前，不是不识朝堂之事，也不理后宫众人的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怎的如今，皇上变得如此关心呢？」

「你想出宫吗？」皇上没有回复，继续问一开始的问题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好不容易在这双眸子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却只觉得眼睛生疼，不得不慌忙移开视线。

「皇上。」我停顿了一下，视线扫过这间屋子，「这屋里的山茶花我一直很喜欢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屋里的摆设也都是我爱的式样。」

「贤妃.....」

「就连熏的香，也是我以前在府里常用的味道。」不只是眼睛有些疼，我觉得嗓子也开始难受了。

「朕.....」

「皇上.....臣妾想再问你个事儿。」

「你问。」

「前些日子，听说宫里回来了个人，是谁啊？」

我没再看他那双黑亮亮的眼睛，看着桌上摆的那坛花。

「罢了.....」我笑了笑，静了会，抬头看着他，「皇上，臣妾想出宫。」

「.....你想去哪？」我看见他身子明显松了口气。

我想起屋子那头的桌上还摊开放着阿姊的信，信的最后一行写的是「你还想去蜀地吗？」

「蜀地。臣妾，想去蜀地瞧一瞧。」

7

皇上最终还是没留下来用膳就走了。

小厨房今日做的菜式都是我喜欢的，可放在今天，着实让人没有胃口。

人好像一散下来身子就直发倦，外边天气不错，太阳歇得早，站在窗口都能觉着风有些凉凉的，吹得树枝哗哗响了整晚。

我趴在窗口，思绪又回到了很久以前，还在丞相府的那段日子。

那天是阿爹的生辰，我和阿姊早起就一直跟在娘身边和各府的夫人寒暄。

我正想拉着阿姊悄悄溜回院子，就瞧见阿爹身边的小厮来了，说是三位皇子奉皇上之名来贺寿了，需到前厅接见。

我看见了他。他穿着深紫色的外衫，袖口处像是缝了只蟒，站在人群正中，和在亭子里给我说话本子里故事的模样大不相同。

我听见有人唤他，太子殿下。

也是，除了太子，还会有哪家公子能常常到当朝丞相府里，还能在无人的情况下出现在后院。

「见过太子殿下。」我和阿姊被唤到前方行礼。

「免礼。」我还是没忍住，抬头瞧了一眼，正好瞧见他移开的眼里满是笑意。

哼，等着瞧。

「见过二殿下，三殿下。」

早听阿爹说过三皇子和太子都是皇后所出。他之前也说起过，他和胞弟一个更像爹，一个更像娘。

如今两人站在一起倒十分好辨认，只有那双眼睛，长得像极了。

众人行过礼后，我和阿姊便又跟着娘去了后院和各位夫人赏花。

「阿苓！」阿姊扯了扯我的衣袖，「你觉得.....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你觉得.....三位殿下中，哪位殿下更为出众？」

「那当然是太子殿下了！」毕竟.....另两位殿下，可都没给我讲过故事。

「太子殿下下一眼瞧去，就跟别的人都不一样。」阿姊也忍不住叹道。

即使今天在正厅里见到身为太子的、不一样的他，可他在我心里，还是那个在亭子里给我讲故事，陪着我看小鱼的小哥哥。

因着一直愧疚于自己的存在让阿姊身体不好，我未曾敢将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出口过，只想把最好的都给阿姊。

可是听到阿姊说他的好时，我第一次生出不一样的念头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念头出自何处。

如果.....如果阿姊喜欢太子，我怎么办。

阿爹的寿宴好似只有我一人是皱着眉的，只觉得昏昏沉沉，提不起精神。

寿宴之后的几日，我有意避着阿姊，便每日都自己躲到小亭子里。

「丞相生辰那日不是瞧着你阿姊身体安好吗？你怎的又躲在这儿哭鼻子了？」我正蹲在池子边发呆，便听见他的声音，可一开口便是问道阿姊，让我更难受了。

「见过太子殿下。」不想回答他的问题，我行了个礼便想着逃开。

「你怎的又躲在这儿哭鼻子了？」

「不劳太子殿下费心，我先回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是太子，你就不愿与我说话了吗？」

「.....不是.....」没忍住，我只好继续待在亭子里。

「那是为何？」他手里还拿着书，手指捏得发青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。

「你觉得我阿姊如何？」

「怎的问这个？」他皱了下眉。

「你答了我就跟你说话。」

「我与你阿姊只有寿宴上的一面之缘，无甚了解。不过，既是你阿姊，想必也是位出色的姑娘。」

「那是，我阿姊最好了。」

那天，他告诉我，他常常来丞相府，是因着皇上让他跟着阿爹学习许多朝政之事。

他说学习朝堂之事很累，但是，他累一些，就可以让他胞弟去做他想做的事。

我问他：「那你想做的事呢？你说过的蜀地呢？」

他没有回答我。

8

窗户外边的树吵得人睡不着。

珍儿许是听见我翻身的声音，敲门进来。

「小姐是睡不着吗？」

我索性坐起身：「珍儿，宫里有酒吗？」

「小姐怎的突然想起饮酒了？」当初入贤王府时没有喝合卺酒，上次饮还是几年前在府里的时候了。

「前些日子好像备了坛太禧白，你去帮我取来罢。」

珍儿去取酒的时候，我自个从边上取了外衫，披着坐到点着烛火的桌前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刚才还哗哗响的树也停了。

「小姐.....你让取的酒.....」

「去吧，我自个待会。」

「奴婢想在这儿陪着小姐。」

「出去！」我很少用这样重的语气说话，珍儿顿时伏在地上，可就是没答应。

我也没理，自顾自斟满了酒。

外边黑漆漆的，风停了，再听不到一点儿声音，屋里也只有酒杯不停碰到桌子的响声。

「我这一生都无所求.....」也不知是喝了多少，一个个圆滚滚的字控制不住地往外蹦。

「小姐.....」

「我还想听故事。」

「小姐想听什么故事？」

「我什么故事都想听。」

「那.....奴婢给您讲一个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江南苏州有个林府，府上.....」

「不对.....不对！」

「小姐是想换一个吗？」

「换.....换一个。」

「都说北疆有个叫雅水的地方.....」

「不对.....还是不对.....」

「那.....奴婢再给小姐换一个！传闻说，蜀地的马贼.....」

「不对不对！还是不对！」

「要不.....小姐告诉奴婢，你想听什么样的？」

「我要听.....我要听.....太子殿下讲故事.....」

「小姐.....太子殿下已经没了.....」

「你胡说！」

「小姐.....你醉了。」

「我以为他可以娶我的。可是.....可是阿爹说，皇上是不会让太子取丞相府的女儿的。」

「他说他会想办法的。」

「他说，等他回来他就带我去四处游玩。」

「他说，没有跟喜欢的人去看天下的山水，就算不得是见过了美景。」

「小姐，奴婢扶您去睡下吧。」我感觉到珍儿扶起了我的身子。

「你可知道，我为何让你唤我小姐。」

「奴婢不知。」

「我想去蜀地的事，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的。」

「奴婢去打点水来。」

「我喜欢山茶花的事，只有他知道。」

「我喜欢听故事，也只有他知道。」

「我以为，他还在呢.....」

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。

「皇上的那双眸子真好看，跟他的相似极了。」

「你说.....回宫的人会不会是他。」

「可如果是他，他怎舍得不来见我，还非让我出宫。」

「我若出宫去，便再没有一丝和可以让我记住他的事儿了。」

珍儿打水还没回来，屋里还是静悄悄的，只听得见我的声音。

「不用嫁给那位将军真好.....」

「贤王有心上人真好.....」

「可以.....住进他幼时的宫殿.....真好.....」

「小姐，奴婢给您擦擦脸吧。」

「珍儿？」

「奴婢在呢。」

「我们出宫吧。」

「奴婢定是要跟着小姐的！」

「再不回来了好不好.....」

我好似闻到了一股花香，只觉得脑袋轻飘飘的，想就这样睡过去。

「没有.....嫁给.....喜欢的人，那便不算嫁人。」

意识昏沉沉的时候，恍惚听到了一声叹气声。

「那就.....还是小姐.....」

9

第二日醒来难免头疼，我捏着鼻子，给自己灌了一碗黑乎乎的东西才有所好转。

昨晚虽是醉酒了，可快睡着的时候总觉着听到了什么细碎的声音。

可脑袋昏昏沉沉的，着实想不起来。

我住的这个宫殿只有我一个妃嫔。

我从没问过皇上，可我知道，这边就不是给妃嫔住的地儿。

这是以前皇子们住的地儿。

真是，想这些作甚，我都是要出宫的人了。

我唤了珍儿进来，让她准备准备，同我一道回府见见爹娘和阿姊。

这是皇上昨日应了我的。

许久未回府，我竟然看着这些装饰有些陌生。

爹娘向我行礼被我扶住，牵着手说了些旁的事，左右不过是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

聊了一会儿我便自个游去后院了。

幼时同阿姊一起玩耍的秋千还在那，风吹过的时候还会晃一晃。

「阿苓！」阿姊不知是何时来的。

「阿姊来啦。」她瞧着比前些日子更精神了些。

「阿苓，你瞧着有些倦，可要回屋里休息会？」

「不用了，阿姊陪我逛逛吧。」我扶着阿姊的手慢慢走，她的肚子瞧着比上次见时圆滚了些。

「阿姊你瞧！以前给你的花我都是从这儿选的。它们还是这么好看。」

「阿苓也跟这些花一样好看。」

总觉着自从入了摄政王府，阿姊较之前活泼了些。

我们沿着石子路慢慢吞吞往前走，觉着十分惬意。

「阿苓，你该去找你想要的东西了。」阿姊突然出声。

「阿姊说的什么，我有些糊涂。」

「咱们小的时候，你总让着我，什么都让我先选。」

「那是因为阿姊值得最好的！」

「可在阿姊的眼里，我的阿苓也值得最好的！」

「阿姊.....」

「阿姊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时候就觉得，这样好的男子，若是站在我的阿苓身边，定是极般配的。」

「你难不成以为，每次你和太子殿下在后花园小亭子里看闲书的时候，都恰好无人经过？」

我一直认为，除了我和他，没人会去亭子边上，所以一直以来，都以为爹娘和阿姊不知道。

阿姊拉着我的手，继续说道：

「三年前.....京城里人人都在传两件事，一是当朝太子失踪，尸骨踪迹不详。还有一件，是丞相府嫡女大病，昏睡不醒，众人都说那个药罐子怕是保不住了。」

「可只有我们丞相府的人才知，大病的那个，不是我，是阿苓你啊。」

「那时救你的药是三皇子，也就是如今的皇上送来的。」

「他说是受人之托。」

「阿姊.....你可是.....知道些什么？」

「你吃了那药，总算醒来了，身子也慢慢好转。」

「可打那之后，阿姊就未曾见你好好笑过。」

「本想着两年过去了，你能开怀些，认识些新的人。爹娘便做主和那将军府换了庚帖。」

「贤王拿着先皇圣旨找到阿爹，要求娶你的时候，我们都被惊住了。可皇命难违。」

「圣旨？」我吃惊地问出声来。

「是的，圣旨。好在，皇上迎你入宫，还护得住你。」

「前阵子，摄政王回府时脸色大喜，可第二日却突然让我去宫里寻你，劝你出宫。」

「怎的又扯到了摄政王？」

「我本有些疑惑，可我后来在府里见到了个人。」

「是……谁……」

「我问他们，为什么要瞒着所有人，他们说自有理由。」

「他们是谁？」

「可我总觉着……我听不着这理由，我的阿苓听得着。」

「是他吗？太子回来了是吗？他真的回来了对不对！」

「是的，阿苓，太子回来了，此时就在宫里。」

「阿苓，若是决定要出宫，便痛痛快快地走。但走之前，先去宫里见见他罢。」

10

从丞相府回宫的这段路比来时拥挤，耗的时间也长了些。

我想起了些太子以前说过的关于蜀地的事儿。

皇后是幼时同家人一起从蜀地迁至京城的。

他对蜀地最初的了解也都来源于皇后。

蜀地山水秀美，民风淳朴。

蜀地菜式独特，气候宜人。

蜀地什么都好，唯有一点，蜀地虽山高地肥，可蜀道艰险，外界难以进入，驻守的郡守是奸是恶决定了蜀地发展。

早年驻守在蜀地的郡守是罗氏一族。可世代沿袭下来，罗氏一族的后人强抢强占、欺压百姓，全然变成了贪官污吏，蜀地的百姓被迫之下爆发内乱。

皇后的父辈杨氏原是蜀地的小官，虽有心想治叛乱，可治不了根本。

郡守一族贪赃枉法使得叛乱频生，难以得到真正的清理。

后来杨氏得到朝廷命官赏识，一路进京，才有机会将蜀地的情况上奏给皇上。

罗氏一族被诛九族，蜀地暴乱有所平息。可新官是朝廷任命的，对蜀地了解不足，蜀人的日子也未能得到良好的改善。

太子常说，蜀地是个好地方，有朝一日他必要还蜀地一个富饶。

他是个好兄长，我也信他会是个好皇上。

我曾以为，像话本子里说的那样，一起长大的两个人以后就要成亲。

而我们既算是一起长大的，那我便是嫁与他。

可阿爹告诉我，皇上不可能让太子娶丞相府的嫡女，我是次女也不行。

阿爹的话我未曾放在心上，他说他会想法子的话我也未放在心上。

可是我没能等到他回来，只听到了京城里传开的消息。

太子在南下途中被人谋害，失踪并且生死未卜。

他食言了。我突然发现，自己对他的话也是有些期许的。

莫名觉着胸口疼得慌，我想睡一下。

可再醒来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昏睡了数日，把爹娘都吓着了。

我原以为我对他只是一种依靠，因为我将阿姊的身体怪罪于自己这事，是他一点点帮我磨平的。

可是，前阵子见到阿姊嫁给摄政王后的模样，我才知道，那种一个人不在身边却一直想着他的情绪叫喜欢。

而那个让你很想因为他而去做一件事的人就是喜欢的人。

可是，我都没能告诉他。

我回宫了，带着迫不及待想再次见到他的心情。

可王公公去通传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外突然又有些害怕。

我怕我见不到他却不敢询问，他是不是平安回来了。

我更怕我见到他却不敢询问，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。

王公公领我进里殿时，我甚至都不敢抬起头。

「皇兄在榻上歇息。」许是见我一直垂着头，皇上先开口了，内容叫我又惊又喜。

我立马抬起头，朝床塌的方向去，「他.....怎么了？」

「朕先给你说个故事吧。」我点了点了头。榻上躺着的人有我熟悉的脸，只是明显瘦削的模样刺激得我眼睛生疼，我甚至不敢伸手碰到他。

「你知道明澄公主吗？」

「知道，她母妃难产去世，她便一直被皇后娘娘养在身边。」

「她生产那日，她母妃是吃了父皇的汤羹，毒发身亡的。」

「父皇下令暗地里查，可那毒古怪得很，宫里的人都查不出那毒的来源。」

「父皇大怒，因为太医为父皇查看时说，父皇身体里也有相似的毒素，只是因着量少并未显现，若是时间长了未找到解药，

毒性渗透骨血便回天乏力了。」

「后来是外祖听说后进宫，说瞧着像是蜀地的蛊毒。」

「蜀道难行，这皇宫里的太医对它知之甚少，宫里便派了一批批的人马去蜀地了解那毒。可是，去蜀地的人马都没了音讯。」

「宫里与蜀地有关联的人少之又少，皇上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蛛丝马迹。眼瞅着父皇体内的毒素一天天蔓延，而太医院却依然束手无策。三年前，蜀地突然有消息传来，说京城里有罗氏余孽，或与下毒一事有关联。」

「皇兄以和你的婚约为赌注，求父皇让他去蜀地查明消息，却遭人暗算。」

「皇兄的事传回京城，之后的事你应该也清楚。」

「那.....他如今这是怎么了.....」皇上的一番话让我脑子里乱得慌。

「大概是一年前，父皇母后都已去世，有一日我突然收到他的书信。他在蜀地被人暗算，身受重伤，幸得过路人救助，在床上昏睡修养了近一年才醒来。」

「可是他醒来后全身无法动弹，身边又无信任之人，更遑论下地传信了。等又养了近一年，才托人带了书信回来。」

「没想到，当初父皇查遍了宫里的人，却忘了自请出宫的贵妃。毕竟贵妃在宫里一直存在感不强，也不争宠，谁也不会想

到，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女人，会下毒害自己的夫君。」

「刚出宫的人？难不成，是贵妃！」

「皇兄遇刺时瞧见了那人佩戴的腰带，是礼部尚书府之物。他被蜀人救了之后又在当地听闻，当时罗氏一族只有几个女眷被留下，卖到了各地。我收到传信之后，根据消息在京城内打听，总算叫我发现了异样。我由礼部尚书府着手，发现了他与骠骑将军府和那商户谢府之间频繁往来，而与这三府都有关联的，是贵妃在的那座寺庙。」

「贵妃？」

「我遣人去查贵妃出身。贵妃是以江南知府庶女的身份入宫的，而那江南知府，曾与蜀地罗氏是世交。」

「咳咳咳……」皇上说的话让我脑海里一些似有若无的念头渐渐连起来，正想再问什么，却突然听见床榻上那人的咳嗽声。

我慌忙低头去瞧，却见他双眼还是紧闭着的，没有半分要清醒的样子。

「他……」

「皇兄此前受的伤很重，太医说是没法再养到以前的样子了。」

「他每日都需要喝许多汤药，起身待不了多久就得坐下歇息。」我眼眶止不住地酸胀。

「太医说，以他目前身子的状况来看，也拿捏不准他还能活多久，或许很久很久，也或许就是下月。」

「庸医庸医！一群庸医！」我忍不住起身，打翻了床头那碗自我进来起就放在那儿的汤药。那浓浓的苦味熏得我眼里的水蒸气直往眼眶外涌。

「阿……苓……」恍惚间好似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我有些僵硬地转头看向床上。

「怎的又哭了？你阿姊……又病了吗？」床榻上那人总算睁开了眼，声音虽较之从前细弱了些，可还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的好多瞬间。

每次阿姊生病，我躲到小亭子里偷哭时，他都是这样问我的。

可是，那些时候，他都是带着温温润润的笑，站直着身子问我。

他是那个小亭子里为我斩去乌云的常胜将军。

而不是如今这样，虚弱地躺在床榻上抬眼瞧着我，额角带着汗珠，却还要强装微笑问我安好的模样。

「是啊，阿姊又病了。你帮帮我好不好。」我蹲下身子靠在他身边，抓着被角，忍住泪水想往外蹦出的冲动。

「阿苓……」

「你帮帮我好不好，像以前一样。」

「阿苓.....对不起.....」

我没有回话，皇上也不知道何时出了屋子，周围静悄悄的，可我却几乎听不见他的呼吸声。

「我以后，怕是再没法帮你了。」

「你胡说！」

「你听话，出宫去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

「出宫去，忘了我，去过你真正想过的日子。」

「不好！」

「阿苓.....」

「不好好不好！我就想待在这宫里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！」

「阿苓，别任性。」

「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！」

「我想去蜀地是因为你想去那里！我想去云游四方是因为你口中的万千事物吸引我。」

「你说过的，不和喜欢的人一起游历万物，便不算见过了万千世界。」

「你怎么能不知道！吸引我的，从来就不是那故事里的事物，是那说故事的人。」

他还是保持着躺在床上的样子，低垂着眼，一个字也没说。

我因着先前难忍的情绪起身站在床尾的位置，再不去看他。

「今日的汤药还未服用，皇兄先起来让太医瞧瞧吧。」正僵持着，太医跟在皇上身后进来了。

太医把脉的过程中他还是低垂着眼一言不发。

「如何？」

「回陛下，与昨日一般，还需殿下好生休养，按时服药。」

「太医.....」我正想出声，突然听见他开口。

「我.....还有多久的日子？」

他开口虽是在问太医，可我却能感受到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我强忍着没抬头，双手在衣袖内握得发疼。

「这.....」

「你如实说就是。」

「回殿下，殿下当日身受重伤，虽得人救治，可到底伤势过重，加上救治不及时，落下了些病根。如今太医院只能先靠药

物为殿下补气血，待身体恢复些许，才能承受之后的重药。只是.....」

「只是什么？」我脱口而出。

「只是，以殿下近日的状态，未必能撑到.....」

「庸医！」我打断了太医尚未出口的话。

「阿苓.....」他却打断了我，令我不得不转头看着他。

「皇兄.....当日你可以为了求一纸圣旨独自前往蜀地，又怎知，她不会为了你做什么呢？」皇上突然开口。

我瞧得真切，他身子一动，似是有所触动。

「我先陪你在宫里调养身体，等你好了，你再陪我出宫，好不好？」我朝他走近了些，第一次握住他的手。

原来握住一个人的手是这样的感觉，虽然手接触的地方是冰凉凉的，手指也止不住抖个不停，可眼睛却是热热的。

殿里安静了许久，久到我们都以为没人再会说话。

我终于听见了他说了句：「依你。」

这两个字，穿过三年时光，终于将他带回到了我面前。

我们，总算都不再是那在世间沉浮，找寻不到方向的匆匆行人。

番外（摄政王篇）

我母妃原是御膳房的一个小宫女，被父皇一夜宠幸有了我。

那时父皇身子已大不如前，太子也在一众皇子中脱颖而出，已颇有未来天子的风范。

母妃对父皇无甚情愫可言，也不望我争夺名利，只盼我能得个封号，寻一处封地过安稳日子。我从未见她为皇上，或为我的前程哭过。

没过几年，父皇驾崩，太子继位。

新皇虽为太子，但父皇子嗣众多，太子也是一路厮杀坐上的皇位，有股子埋藏在血液里的猜忌多疑之心。

在皇权争夺里落败的几位皇兄，被抄府的抄府、流放的流放，留了个当时尚且年幼的我，给了一处府邸，被困在京城里。

这些年，作为一个身处皇家事务漩涡里的旁观者，我对那明黄色的衣裳着实无意，也乐得清闲。

因着一直过的是闲散王爷的日子，又与景德和景炆年纪相仿，我时常与他们一同消遣。

景德当初离宫时放出的消息是太子奉旨南下巡游。

可实际上，他要去的是蜀地。

临行前，他叮嘱我和景炆，说他不在京城的时候，劳烦我们帮他照看一下丞相府。

景德失踪的事传到宫里时，皇嫂几近晕过去，呆呆立在皇兄怀里，身子直发抖。

后来消息瞒不住，传到了城内，连同丞相府嫡女大病昏睡的消息一起，传遍了京城。

景炆日日留在宫里，脱不开身。

我也难得忙着派出一批批人马打听消息。

听到丞相府消息时忽地想起，景德离宫时说的一句，若是丞相府嫡长女病了，劳请照看一二，省得有个小哭包又躲到亭子里，没人给她讲故事。

我第一次瞧见女子哭。

整张小脸发白，嘴唇上的牙齿印很深，直让人想寻东西去填起来。一双眸子被水盈盈的雾遮住，让人看不真切，鼻子圆润小巧，像姑娘家带的小珠子，只是和眼眶周围一样红红的，瞧着像是用了什么劣质的胭脂，只想让人给她擦去。

怪不得叫太子这样放在心上，倒真是个美人，哭起来的模样确是叫人抓心难受。

我未进屋去看那位大病的嫡长女，宽慰了一番丞相，便进宫了。

后来又去了几次，送去的药却成效不佳。屋内躺着的那位嫡长女听说身子还是没有好转，而我每次见到那哭泣的小姑娘，都觉着她的身子倒是瞧着越来越弱，若是有人告诉我拿什么能换得那位美人一笑，我想我定是愿意的。

丞相府的嫡长女逐渐好起来，还是靠景炆送的药，一想着上次哭的那位姑娘若是瞧见自己的阿姊身体转好能开怀，我便松了口气。

三番几次想到那位太子眼里的美人让我觉得有些慌张。我已然到了适婚的年龄，皇兄和皇嫂也侧面问过几次我的意思，我都以无甚想法为由拒绝了。

可.....如今.....

发现自己心里这番异样后，去丞相府的事我便刻意躲着，让景炆去了。可我总是忍不住，向他打听那位姑娘的事。

「那位姑娘怎么样了？」

「服了药已经清醒了，近来又有丞相府的人照看着，想来应是不错的。」

「那.....另一位姑娘呢？」

「另一位？」

「就是.....丞相府病倒的那位嫡长女.....的妹妹。」

「那病倒的，不是丞相府的嫡长女，是次女啊。」

「次.....女？」

「病倒的那位.....是丞相府的嫡次女？」

「我原也以为是那多病的嫡长女病倒了，可上次去瞧的时候才发现，生病的那位，才是皇兄心尖尖的姑娘。」景炆的话让我有些困惑了。

「所以.....我瞧见的那位，总是躲起来哭的，柔柔弱弱的小姑娘，不是景德的心上人？」

「说来，丞相家的嫡次女病倒，怕是与听闻了皇兄失踪的消息有关...」

景炆说的话我都听不清了。

那日之后，去丞相府的活儿又被我揽了来。

我也终于瞧见那位姑娘笑了。她笑起来比我母妃还要美。没了水雾遮着，终于能瞧见那双会发光的眸子，直叫人移不开眼。

只是，她每次见我都怯生生的，待不了许久又说要去照顾妹妹。

随着去丞相府的次数增加，我能瞧见她的次数也越发多了。

每个模样，都让人想藏起来，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她。

我去找皇兄求圣旨的时候，皇兄的脸色骤然冷了下来。

宫里派出的大批人马都找不到太子尸骨的踪迹，可我们都抱着一丝他能生还的希望。

听景炆说，景德临行前向皇上求了一纸赐婚圣旨。

我再来求娶丞相府女儿的时候，便让本就多疑的皇上对我、对丞相府都警惕不已。毕竟，我想娶的，还是嫡长女。

我顶着皇兄那双猜不透的眼睛，立誓我绝不入仕，不从商，独守着那一处府邸过日子。

皇兄也不知想了多久，最后答应了我，前提是，只有等景德回来，或是景炆继位之后，我才能拿出这圣旨登府求娶。

我向她表明了心意，她的回应是羞红的脸颊，这抹红比初见时那模样顺眼多了。

我让她等等我，等我可以名正言顺把她娶回府，然后将我府里为数不多的一切都呈给她。

番外（贵妃篇）

从记事起我便知道，我是蜀地人。

我罗氏一族被当今皇上下旨抄了全府，让我自小便无了家人依靠，在这江南之地独自漂泊。

全府上下数百口人！疼爱我的爹娘和兄长，同我一起长大的表亲，还有那整洁高挂的牌匾，我怎能不恨！

兄长同我本在爹娘的安排下出逃，可一路上却被追杀，兄长为了护住我，跌落在了我蜀地望不到底的山崖之下。

我独自逃至江南，剩下的只有临行前爹娘留给我的一纸人脉图。

我一直尽心维系罗府在京城的人脉，这其中便有京城礼部尚书府、骠骑将军府和商户谢府。

谢府提供资金支持，将军府提供武力支持，而礼部尚书则负责在朝堂上拉拢人脉，打听消息。

我以江南知府庶女的身份顺利入宫，跨进宫门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这皇宫血债血偿。

入宫十载，我数次寻找机会向皇上下手，可宫中眼目众多，受诸多束缚。

我虽每日都饮避子汤，却还是怀了不该有的子嗣。

这不是我罗氏的后人，这是我罗氏的仇人。

我寻过机会，意图让他们死在他人之手。

可是，每次快要得手之际我又会突然心软。

景明和明阳日益长大，他们的五官未曾有一丝一毫像我。我没有一日能睡得安宁，梦里都是罗氏祖辈戳着我的脊梁骨，说我不肖子孙。

我无法再直视他们，便请旨出宫入寺，以摆脱宫内的耳目，伺机寻找机会下手。

出宫后我总算能得一两日安稳的夜晚。我在睡前一次次默念，景明和明阳是我跟仇人的孩子，是我罗氏的罪人。

我借明阳之口了解宫中事宜，借景明之手搅乱池水。

好不容易，我寻到机会在皇上的膳食中下手，却没想到被那妃嫔误食。她毒发身亡，而那个最该死的人，却只是中了少许毒素。

好在，那一点毒素也早晚会致他死去，算起来，他也算是死在我手里，我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。

皇上派去蜀地的人手被我一批批拦下。

而在听闻太子亲自前往时，我突然动了别的心思。

若是.....这天下能落到景明手中，那我.....便可毁了这天下，为我罗氏一族雪恨。

当初听闻，先皇在太子临行前曾给他留了份赐婚丞相府嫡次女的圣旨时，我便一直计划着让景明想办法拿到这圣旨，好去丞相府提亲。有了丞相府的势力，我的计划也能实施得更为顺利。

可后来，三皇子继位，还多了个摄政王。景明虽也还是拿了圣旨去丞相府求娶，可这枚不争气的棋子却为了个女子，不惜悔婚，坏了我的好事。

新皇上位后将朝政交给了摄政王打理。

他广纳妃嫔充实后宫，这倒是好事，因着这其中有许多我的眼线。

可是，他竟还将那丞相府的嫡次女也带入了宫中。

宫中眼线隔三岔五便给我传来消息，皆是说那新皇不理朝政，也不进后宫。

我也筹划着怎样才能让景明坐上那皇位。

骠骑将军府的公子去了西北，为了能训练出自己的赵家军，也为了趁机建立自己在京城的名誉。

这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。

树立好自己的名誉，才能在日后有意谋反之时得到百姓的偏爱。

礼部尚书府的公子也按计划去了江南，一边招纳有志之士，一边准备资金。

而我，便在这京城内，静静瞧着这皇宫是如何被毁灭的。

一切都发生得极为突然，皇上忽然开始亲自打理朝政了，而且，他处理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抄了骠骑将军府。

骠骑将军府是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，没了人马，胜算便没了大半。

而令我心神不定的是，不知皇上是何时起了这个念头的。

宫里传来的消息还是一切安好，并无异样。

可我就是说不出的心慌。

因着怕露出了什么马脚，我与礼部尚书府也未敢互通什么消息。

可没过几日，这寺庙里就迎来了皇上，跟着的还有景明，和那个本该葬身蜀地的前太子。

我握着手里的佛珠跪坐在殿内，不用抬头便知道，这寺庙内外定是被层层围住的。

景明唤我母妃，问我为何。

为何？为何造反？还是，为何将他视为棋子？

还能为何？我日日都会梦见我罗府的数百口人，他们双目狰狞，围着我，说我不肖子孙。问我为何要为皇室生儿育女。我还能为何？我又能如何？

我告诉他，我不是他的母妃，我也从未将他当成我的孩子。

由始至终，我都未曾抬头瞧过他们三人的脸。

成王败寇。

我无须去问他们是如何发现的。

我也无须再说些什么。

我闭上眼喝了皇上身边一位公公递来的酒。

体内传来剧痛时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只愿我能下那阴曹地府。

我无颜去见我罗氏祖辈，也无颜受景明与明阳的跪拜。

让我下地狱吧，也无需有来世了。

这世间太苦，而我，只配当个阴间的孤魂。

番外（皇帝篇）

明日便是皇后的册封仪式了。

在我意外登基后的第六年，我终于也册封了自己的皇后。

前几日收到了皇兄从西北传来的书信。

他和皇嫂一切安好，皇嫂几月前被路上医馆的大夫诊出有孕，他们大抵不日便会回京城了。

果真是命运弄人。

皇兄过上了我幼时向往的云游生活，而我担上了他坐帝王之位的责任。

上天会给人最好的安排。

这是皇后教会我的道理。

两年前，皇兄在太医院的调养下总算将身体养好了些。

他遵守当日的誓言陪皇嫂一同出宫了，说是要去四处云游，补上那些错过的日子。

而我便接过了这皇位的担子，留在了这皇宫里。

这京城里的我们都是不幸的人。

幸好，我们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。

贤王在他母妃死后消沉了一阵子，如今在他的府邸当个逍遥的闲散王爷。

皇叔辞了摄政王之位，与摄政王妃好不恩爱。

皇兄和他心尖上的人也终于回到了彼此身边。

而我，也总算在这一片明黄色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

我要似皇兄和皇叔那样，和心仪的女子成亲生子。

我也要这天下万事安好，和顺太平。

皇后是我初登皇位广纳妃嫔时入宫的，后来我遣散后宫时，只有她留了下来。

她是镇国将军府的庶女。

她同我们都不一样。她从很小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

因着庶女的身份，她在府中并不得宠，她所拥有的，只有姨娘全心全意的爱护。

从将军府出来的女子大抵都是不一样的，她既期望有一个疼她爱她的夫君，也期望能靠自己让这世间变得有些许细微的不同。

于是她进了宫。

她是个让人移不开眼的人儿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想法。

她的长相谈不上吸人，可全身那股掩盖不住的生动直叫人羡慕。

后来的事发生得顺理成章。

起初只是和她一块用膳，后来是宿在她的寝殿，再后来，便是想让她站在我身边，站在那殿上一同看这一片繁荣、风调雨顺的盛世。

我最喜欢的是她瞧着我的那双眸子，里面是能让人沉溺的星空，有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。

真好。

明日，她就可以穿上那件准备了许久的红色朝服，带上那凤冠，一步步踏上台阶站到我身边。

明日，她便可以成为我的正妻。

而明日之后，她终于可以着手她想做的事，同我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盛世。

番外（后来的我们）

1

「太子哥哥！我想吃冰糖葫芦！」

「阿苓！我们已经成亲了！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你应唤我夫君才对。」

「哦.....夫君！我想吃冰糖葫芦！」

「.....」

「夫君，夫君？夫君！」

「娘子，冰糖葫芦哪有什么好吃的。」

「！你要干吗！放我下来！现在可是白日！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2

昨日阿苓在看一本杭州的游记时睡着了。

把她抱到榻上时还听见她在念叨着荷花酥。

阿苓有孕后我们便回了京城，这几日她害喜害得厉害，东西吃不上几口便吐得一塌糊涂。

我记着以前京城里有个酒楼做的江浙菜极为不错，本想托人去瞧瞧，可遣人去打听才知道那家酒楼年前便已关了。

府里的嬷嬷说，不若我自己动手，还可让阿苓开心些。

这荷花酥当真有些难度，待做好时天已大亮了，可成品瞧着却还是有些滑稽。

我回到屋里时阿苓还躺在榻上睡着。

她两只手搭在肚子上，不知是梦到了什么，嘴角翘得高高的。

我脱下了外衫躺回床上，把她揽进怀里。

后来，我竟然昏昏沉沉睡了过去，再睁开眼时，只瞧见有个身影坐在桌前吃着碟子里的糕点。

我看过去时，正好撞见了她转过头来的眸子。

「你竟敢做如此难吃的荷花酥来毒害我！」她虽是这样说，可手却诚实地拿着东西往嘴里送。

「那...你还给我？」我坐起身，朝她伸出手，作出要取那碟子的模样。

「哼！这是我的东西！」她噙了下嘴，扭头便拿着碟子出屋了，留我一人坐在床上。

唉.....是你的。都是你的。

3

我叫七七，今年已经是一个3岁的小男子汉了！

我刚才收到了爹和娘亲给我寄的书信，是皇上叔叔念给我听的，说他们过几日就来接我。

行吧。我就假装相信了。

爹和娘亲总是这样，每过一阵子就会背着我悄悄出去玩上几日。

上次我闹脾气让爹带上我，爹告诉我说：「七七，爹和娘都很爱你，也舍不得放下你一个人。可是你娘日日照顾我们很辛苦，爹带你娘出去放松休息几日就回来。」

我怀疑他在蒙我，可我找不到证据。

他就是欺负我年纪小听不懂。

明明每日娘连想喝个茶都是他给准备的！

不过，我还只是个孩子，我也不想每日一抬头就瞧见他们腻腻歪歪咬耳朵的样子，罢了罢了，就让他们去吧。

4

阿爹和娘亲又带我进宫里来了，不过，这次好像不是为了把我扔在这儿。

皇上叔叔和皇后婶婶生了个小弟弟。

今日是小弟弟的满月宴，娘亲抱着他时我挤到边上去瞧了瞧。

他好小啊，还没有前几日爹爹给我新换的那个枕头大！

可是...他的脸红嘟嘟的，看起来好可爱。

我悄悄扯了扯爹爹的衣袖：「爹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小妹妹？」

「别想了，有是不可能有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的。」

「为何！」

「你娘亲会疼的。」

我怀疑他又在蒙我了，平时摘个果子他都怕娘累着，他说的疼怕是还没有我摔跤时疼。

哼！大骗子！

5

原来爹真的没有蒙我。

我夫人今日生产，我站在屋外，隔着帘子听到里面的动静时，全身发软。

在我娶了亲后，爹娘便离开京城了，只是偶尔会来个信报个平安。

他们去了许多地方，多到我都数不清，甚至还有许多地名是我从未听过的。

我还小的时候曾问过他们为何要去这么多地方，他们只是瞧着对方笑，并没有回答我。

屋内传来孩子哭的声音，是个小公子。

我也不禁松了口气。

待会儿，我要给爹娘写封回信。

我还要好好抱抱我的夫人和我们的孩子。

以后，若是我的孩子也问我能否给他生个弟弟妹妹，大抵我也会对他说，别想了，有是不可能有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的。

我也要带着我的夫人去云游四方。

我也要给她梳妆画眉。

我也要许她一生便陪她一世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